

江汉语言学丛刊



湖北省语言学会编

H011

江汉语言学丛刊

湖北省语言学会编

发 刊 词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党作出的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受到了举国上下的衷心拥护。各族人民正在积极行动起来，农业、工业、国防建设以及科学文化领域正在呈现出一派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新气象。《江汉语言学丛刊》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和读者见面了。

本刊得以问世，体现了党对语言科学的关怀，对语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语言是交际的手段，是斗争的武器。语言科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为了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语言科学研究应作出贡献。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关怀和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湖北省语言学会的学术活动恢复了。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湖北省语言学会的代表会议上，武汉地区的语言工作者向会议宣读了三十多篇论文的内容提要。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汉语和外语研究的许多方面。比之过去，研究领域有所扩大，研究深度也有进展。（这次刊出诸文，主要是有关汉语研究的一部分。）这反映了我省语言工作者在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形势下，正在阔步向前的新姿态。

本刊的创办，为我省语言工作者开辟了一块发表研究成果、讨论学术问题、交流实践经验的新的园地。语言文

字之学在我省有较长的历史。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文字、声韵和训诂的研究都有较高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我省语言工作者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字改革、调查湖北方言以及编写教材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还刊出了论文，出版了专著。十多年来，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语言学界，抡起“语文无用论”和“语言有阶级性论”这两根大棒，疯狂破坏语言工作，使语言学界成为一个重灾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也使语言工作获得新生。在这开始新的长征的时刻，本刊能够和读者见面，是十分值得庆幸的。

语言科学研究天地无比广阔，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大的局限，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勇于实践，力争在若干年内，使我省的语言研究工作做到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协调发展。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提高学术水平。为此，对于共时的静态描写和历时的动态研究都要狠下功夫。这好比把树干横切一刀，可看出错综复杂的纤维组织；直切一刀，可看出千头万绪的一条条纤维。为了攻克难关，攀上高峰，我省语言工作者应根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认真地研究新的问题，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今后应该进行的研究工作很多，我省语言学会曾建议研究的项目主要是：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汉藏语系为基础，大

量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探求语言的发展规律，为建立我国的普通语言学积累成果。

(二) 正确总结传统和现代语言学处理语言现象的分析归类 and 演绎推理的方法，从我国汉藏语的特点出发，细心观察，认真实践，严密论证，建立科学的方法论。

(三) 大力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大力开展对现代汉语各方面以及汉语方言的研究。

(四) 语言的静态描写有助于历时语言学的研究，而精通语言历史发展，有助于对语言现状的深透理解，更有利于解决一些语言现象的特殊问题。因此必须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为了使汉语发展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并解决其遗留的重大问题，必须借鉴有同源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类型规律和共同因素，进行历史比较。

(五) 提倡开展边缘学科的研究，如语言与文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逻辑、语言与地理、语言与数学等等。这些有开拓意义的探索研究，无疑是可以把语言学科推向前进的。

(六) 加强语文教育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先进国家、一个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必须开展大、中、小各类学校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并做好语言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语言科学研究只有在学术民主气氛中，才能不断发展。人们在认识语言、探索语言发展规律的道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不同的见解，

形成不同的学派，这是正常的。应该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只要是符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应受到保护。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只有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压制学术上的民主，是一种犯罪行为。

要想逐步建立具有我省特色的语言学派，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语言科学的研究工作，依靠全省专业研究人员和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积极性和通力合作，这只有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活跃学术空气，才能充分调动语言学界的积极性，才能多出人才，多出好的科研成果。

科学的春天已经降临我江汉楚地。语言科学研究正展现出无限广阔和美好的前景。本刊这块新开辟的园地正有待于同志们的辛勤垦植和细心耕耘。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在广大读者的关怀、爱护和支持下，它一定会盛开绚丽的朵朵鲜花，结出丰硕的累累果实。

贺

词

——致湖北省语言学会代表会议

吕叔湘

湖北省语言学会召开代表会议，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致以热烈的祝贺。

学会是一种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它按学科、按专业把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组织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成果，了解情况，商量协作，比固定的教学机构、科研机构灵活，常常能发挥这些机构所难以发挥的作用。现在全国范围的语言学会还没有成立，先成立地区性的学会对于成立全国性的学会可以起推动作用。我们国家大，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集会不容易常常举行，地区性的活动就容易多了，一年可以开几次会，也可以出版通讯性的刊物。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语言学科目前是比较落在后面的。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水平，在这方面，语言学会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举办短期讲习会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总之，我们对于湖北省语言学会寄予很大的希望，祝愿它取得伟大的胜利。

1978年12月25日

目 录

发刊词..... (1)

贺 词

——致湖北省语言学会代表会议吕叔湘 (5)

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严学窘 (7)

论意会主语“使”字句.....邢福义 (18)

郧县方音记要.....詹伯慧 (58)

介词结构状语的运用.....顾静如 (127)

训诂条例述要.....周大璞 (145)

从《左传》《史记》的比较

看汉语发展中的某些词汇语法现象.....陈克炯 (180)

“则”义探原.....晏炎吾 (208)

“戠”字的本义及其它.....张雪明 (218)

古汉语后置定语问题.....罗立乾 (226)

如何正确标注汉字的中古音.....王吉尧 (236)

《集韵》通假字考.....黄孝德 (255)

普通语言学教程 (连载)

..... (瑞士) 德·索绪尔 徐荣强译 (265)

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

严学窘

一、进行汉藏语系比较研究首要在

挖掘充足的同源词

1.1 挖掘同源词是进行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奠基工程。所谓同源词是指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中语音相似、词义相通和形态相符而非相同的语词。它们之间有共同来沅的亲属关系，对它们进行比较，可以追溯这些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历史一直到汉藏语系共同基础语，而建立它们的原始型，从这个原始型可以看出它们依一定的规律变成现在的形式及状态。

在这方面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

Lat. *pēs* : Eng. *foot*
 $\begin{matrix} < *ped-s & < o.E. fot & < **pē / \overline{o}d-s \end{matrix}$

通过许多例证，表明英文的 *f* 和拉丁文的 *p* 相当，英文的 *t* 和拉丁文的 *d* 相当，拉丁文的 *-d* 的消失，以及元音 *e* 及 *o* 的变化，便可以构拟出一个原始印欧语 $**pē / \overline{o}d-s$ ，依一定的演变规律，得出拉丁文的 *pēs* 和英文的 *foot*。

可是由于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变化发展进度极不平衡，它们的音韵体系，构词结构和形态范畴复杂多样，繁

简不一，不易找到同源词。要象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寻找出大量的同源词，构拟出不少原始型，对各亲属语言的各个同源词每个因素都得到合理的解释，显示出所重建的共同印欧基础语和它的各个后代语言之间严整对应的规律性，我们还没开步走，当前连挖掘同沅词的奠基工程尚待破土。挖掘同源词，不仅要注意纵的分化，还要留心横的交流，防止把外来借词混进到同源词中去，造成“鱼目混珠”，发掘同源词，应选择最基本最具体的词，避免用抽象或游移的词。大概人体各部分和亲属名称以及主要的代词、数词、动词，通常是属于民族固有词，它们是从有亲属关系的共同基础语沿袭、继承和发展下来的。各民族本属同源的固有词经过长期发展变化，必有变异不合之处，故挖掘同源词要求语音相似，词义相通和形态相符。可是这实在不易做到，不可能俯拾即是。

1.2 挖掘同源词，如果仅从汉语现代通用的基本词汇去寻找和民族语词对得上口径的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百难挑一。但如从汉语丰富的同义、近义词中去找能相对应的同源词，或可挖掘一些。文献记载大量的同义、近义词，正显示出汉语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古今中外语言发展所同具有的一般规律。当然，这丰富的同义、近义词是包括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通用词和专用词，以及雅言和方言等。如“火”这个意义，在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火（呼果切）焜（许伟切）燬（许伟切）；焮（卑吉切）焮（缚牟切）焮（普活切）焮（蒲拔切）；焮（徒哀切）焮（徒到切）照（之少切）焮（弋笑切）等与民族语音义有关的同义、近义词。再对比一下某些民族语

“火”义的读音：有藏语拉萨话 me³ 哈尼 miŋ dzaŋ 拉祜 aŋ miŋ 彝语 muŋ tu⁷ 普米 ma¹；壮语 fei² 布依语 Vi² 傣语（德宏） fai² 傣语（西双版纳） fai² 侗语 pui¹ 仫佬语 fəi¹ 水语 Vi¹ 毛难语 Vi¹ 黎语 fəi¹；湘西苗族语 pi³⁷ tɣ⁴⁸ 黔东苗语 tu⁴ 川黔滇苗语 tɕu⁴ 瑶语勉话 tɔu⁴ 布努话 ka⁴ tu⁴ 等。两相对比，知汉语“焜”字可与藏缅、壮侗两个语族“火”的读音对应，“焜”字原始读法应为 *x m^w jəd，其复声母之 *m 可与藏缅语的声母 m 相当；*x 在合口 *w j 前要变 f₋，先是重唇 p₋，后又变轻唇 f₋，这可与壮侗语的声母 p/f 相当。再就是元音相近，韵尾 *d 消失，变成 i 了。因此这组同源词的原始型可拟作 **x m^w əd，则便于解释后世读音分歧之故，至苗族语“火”的读音显然可与“燿”的读音 *d/rowg 相对应。这组同源词的原始型可拟作 **dowg。这样有一定的转变规律相对应，似非任意选取或偶然巧合。当然，这重建的原始型并不能得出当时人们说过的那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而只能得出一种近似的体系而已。

1.3 为什么汉语文献中具有大量的同义、近义词？我认为古代文献既以雅言为主，但亦兼用方言。方言既杂，殊语日滋，或义同而言异，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依声造字，所以一义而有数字，一物而有数名。挖掘同源词，循此理以求，则两字义通，音虽睽隔，亦可按音变轨迹，相应以推，并可知其分化之由。似不必固执于一种读法以比较之，不然则无法进行了。我认为是否可用汉语训诂学按音同、音近和音转的求本字方术，从同义、近义的

民族语词读音转求相应的汉字，或为有效途径之一。试举例如下：

“死”壮·布依、傣（西双版纳）语读tai¹，侗语读təi¹，水、毛难语读tai¹，湘西、黔东苗语读ta⁶，川黔滇苗语读tai⁶，布努瑶语读to⁶。从这些读音相同相近的词去找语音相似的汉字“殆”，《说文》：“危也，从歹台声，徒亥切。按“殆”有死义，与“隸”为转注，原可拟读*dəg，正可与壮侗，苗瑶语的读音相对应。

“母”壮、布依、傣语读me⁶，仡佬、水、毛难语读ni⁴，湘西苗语读α¹⁷mi⁴⁸，川黔滇苗读na⁸，黔东苗读maŋ⁶，布努瑶读mi⁸。在汉语中有“婆”字与之相当。《集韵》“齐人呼母曰婆，民卑切。”古可拟读*mjeg，若把这组的原始型拟作**mnaŋ，便可解释各种变读。

“我”壮语读kəu¹，布依语读ku¹，傣语（德宏）读kau⁶，川黔滇苗语读ko⁶，在汉语中有“孤”的古读*k^wag与之相当。《礼记·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春秋·左氏成公十八年传》：“孤始愿不及此。”

“水牛”壮语、布依语读vai²，傣语（西双版纳）读xwai²，侗语读kwe²，仡佬语读vi²，水语读kui²，毛难语读kwi²。在汉语有牛名的“犏。”《尔雅·释畜》所述的“犏牛。”与犏同。《集韵》“羽鬼切。”可拟读*ɣ^wjəd，这与壮侗语读音相当。

“特”壮语、布依语读tak⁸，侗、仡佬、水和毛难语读亦相同。在汉语中有“特”的古读*dək与之相当。义为雄性牲畜，《广雅·释兽》：“特，雄也。”《广

韵》：“徒得切。”“脸”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仂佬语、毛难语都读 na^3 ，水语读 $^?na^3$ ，黎语读 $d\dot{a}n^1$ 。在汉语有“醺”字与之相当，醺从奈声，可拟读 $*nad$ ，《广韵》：“酢醺面皱。”

“眼”壮语、布依语、侗语读 ta^1 ，水语、毛难语读 nda^1 ，在汉语中有“𥇏”字与之相当。《广韵》“徒含切”，可拟读 $*d\dot{a}p$ ，《说文》：“目相及也。”

“鼻”壮语、布依语、傣语（西双版纳）读 $d\dot{a}n^1$ ，侗语、仂佬语读 $n\dot{a}n^1$ ，水语、毛难语读 $^?n\dot{a}n^1$ 。在汉语中有“𪔐”字与之相当，《广韵》：“奴冻切，”可拟读 $*nu\dot{n}$ ，《集韵》：“鼻病。”

“腿”壮语、布依语读 ka^1 ，傣语读 xa^1 ，黎语读 ha^1 ，在汉语中有“𦓐”字与之相当，《广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集韵》：“说文胫也，或作𦓐，丘交切。”可拟读 $*k\dot{o}wg$ 。

“去”壮语、布依语、傣语（西双版纳）读 $p\dot{a}i^1$ ，侗语、仂佬语、水语、毛难语读 pai^1 ，在汉语中有“跂”字与之相当。《说文》：“跂，步行猎跋也，从足贝声。”《集韵》“急行儿，”《广韵》：“博盖切，”可拟读 $*pad$ 。

“锅”壮语、傣语（德宏）读 mo^3 ，傣语（西双版纳）读 mb^3 。在汉语中有“𪔐”字与之相当，《集韵》：“𪔐，温器，满补切，可拟读 $*mag$ 。

“衣”壮语、布依语读 pu^6 ，侗语读 uk^6 ，仂佬语 $k\dot{u}k^7$ ，水语读 duk^7 ，毛难语读 $k\dot{u}k^7$ ，在汉语中有“襦”字与之相

当。《玉篇》：“禅衣也。”《广韵》：“补各切，短袂衫，”可拟读为**pak*，这兒似距离很远，如把这组同源词的原始型拟作***kpak*，就好解释了。

上举例词是否还带有任意性，我以为不能那样看，因为都有音理可释，在这儿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说。这方面如有少数民族和汉族语文工作者通力合作，则大可挖掘一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凤梧高中黄迪健老师现正挖掘壮、汉同源词，谨祝他丰收。

1.4 挖掘同源词，必须要有鉴定同源的准则，其准则有三：

第一，语音相似。

语词的声音与所代表客观事物的特性之间本非有机联系，两者的联系性是约它俗成的。如果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语词之音相似，除去偶合及借贷外，只能识为是同源词。如有音不相似，但有语音转换规则以证明其对应关系，在避免类推、联想作用而造成干扰的前提下，也可认定为同源词。而考核语音相似的方式和要求，应该首先从各语言的同义、近义词中，经过甄别，选择足以代表本民族语的最基本的代表词，进行比较，应防止为现象、形貌的相似所混淆，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依靠严格论证过的音变规律，求其对应关系。这就要考察各亲属语言的历史音变和结构音变，并明确其时代先后，藉以了解其是否保留古读或后起新发展的音素，再次是为构拟同源词的原始型，确立音变转换规律，所构拟原始型的读音作为“公式”而存在，这种公式要求尽量严格依据音变转换规律，符合各个语言各个语词的语音形式及其音素，必

须不多不少地包含历史形式所保证的内容。

第二，词义相通

挖掘同源词，要求词义相通，本为首要的原则，但各亲属语言发展不平衡，古今词义变化的类型又繁复多端，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词义相通，考核词义相通的方式和要求，首先从词义相通对比入手。所谓意义相通，无论其为本义或派生义，甚至包括习用范围义，句法作用义和搭配方式义等，都要求有密切的联系，视其语音相似为准则，符合一定的语音对应规律，才可确定为同源词。其次要掌握词义的历史变化及其发展线索，因为词义常有它的产生、变化、衰亡的过程，总的要求是有语源关系，又有语音对应规律可依据，则可确定其为同源词，再其次要为重建同源词最初基本意义的共象，确立词义演变规律，在亲属语言中，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民族语言里，常以获得名称所根据的形状，功能和动作的特征有所不同，而使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叫法不同，但义常可通，音常相似。这反映了它们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基本意义，挖掘同源词，如遇到既有共同基本意义，又各有专义的差别，则须重建同源词最初基本意义的共象，确立词义演变规律，以便挖掘同源词。

第三，形态相符

挖掘同源词，如果语音相似，词义相通，已可基本确定为同源词，倘或形态相符，则更是有力的证明。因为属于词形变化的形态成分很难整套外借，今若彼此相符，实为难能可贵。考核形态相符的方式和要求，首先要从词根的构词构形入手，以求形态结构成分的对应，构词形态表

示词汇意义，它跟表示词的基本词汇意义的词根有区别，构形形态表示附加意义，即给予词根以新的补充意义。不过现代汉藏语系语言所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词序和虚词，历史遗留的构词构形曲折形态极不平衡。所以挖掘同源词，要从词根的构词构形的声音变化入手。其次掌握形态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各亲属语言的形态特点，藉求形态相符。现代汉藏语系语言形态结构体系，大致有：附加成分的运用（前缀、后缀）词根内部屈折（词根声母、韵母的变换和词根以外的词尾变化）、词根重迭、词内重音位置的改变、词的声调变异，词的外部形态（虚词）、零形态等。然而这些形态结构体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趋向简化，各语言保留的痕迹也不平衡，一般地说，保留形态变化较多的语言，虚词较少，词序比较自由；形态变化较少的语言，虚词较多，词序比较稳定，这样，挖掘同源词，特别是构拟原始型时，必须注意早期的形态特征。再其次为重建同源词的原始语法形态，确定形态演化规律，这样把距离较远的东西，搭上桥梁，把它们联系起来，从而易于确定同源词，如藏缅语族富有构词构形的附加成分，很可设想壮侗，苗瑶语族和汉语在古代也许会有类似现象，这就有必要重建原始语法形态，确立形态演化规律，以明其简化和消失的途径，证实其原有同源关系。

二、借词的方式和划分措施

2.1 借词的出现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

借词的出现是人类各种语言词汇的普遍现象，也是每

种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各兄弟民族要飞跃地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就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以促进本民族的进步和繁荣。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汉语中借进语词，以表达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以适应祖国社会主义“四化”的需要，且有利于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成分的增长和共同发展。

历史形成的，在祖国大家庭内，各民族人民很早以来便和汉族人民一起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在语言上也互相交流，所以，各民族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语受汉语的影响。一般地说，在汉藏、阿尔泰、南亚、马来——波里尼西亚和印欧五个语系里，以汉藏语系各民族语言汉语的影响较大。在汉藏语系的藏缅、壮侗和苗瑶三个语族里，又以壮侗、苗瑶两个语族所受影响较大，影响的主要表现在按本民族语言的形式，借用汉语语词方面，这从古代就已开始，而且越来越多。

2.2 现在我们以受汉语影响较大的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语言为例，来看看它们的借词状况。

从借词的时代说，可分为早期借词和现代借词两种类型。早期借词时代较早，一般适应本民族语的音位系统和构词规律，多为单音节，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制度、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各方面的用词，如布依语的tsù“州”、lím²“镰刀”、mau⁶“帽子”等。它们具有派生新词的能力，常常可以和本民族词结合成新词。如壮语的to⁴paŋ¹“相帮、互助”。ɕi¹vai²“牛车”、ɕaŋ⁶